

#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乙  
同



◇第二十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江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南昌**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徐廷敏

#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 第二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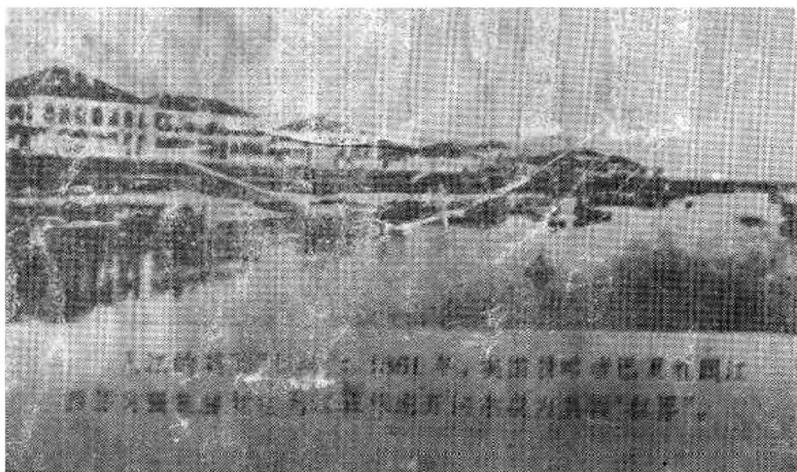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3.52印张 字数15万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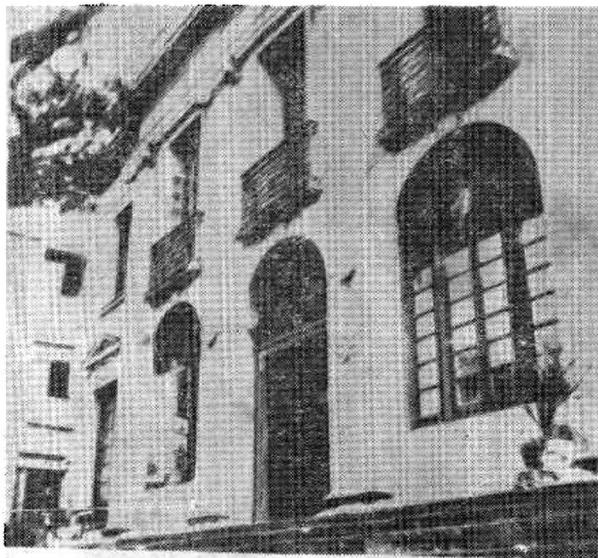
印数1—6000 定价：0.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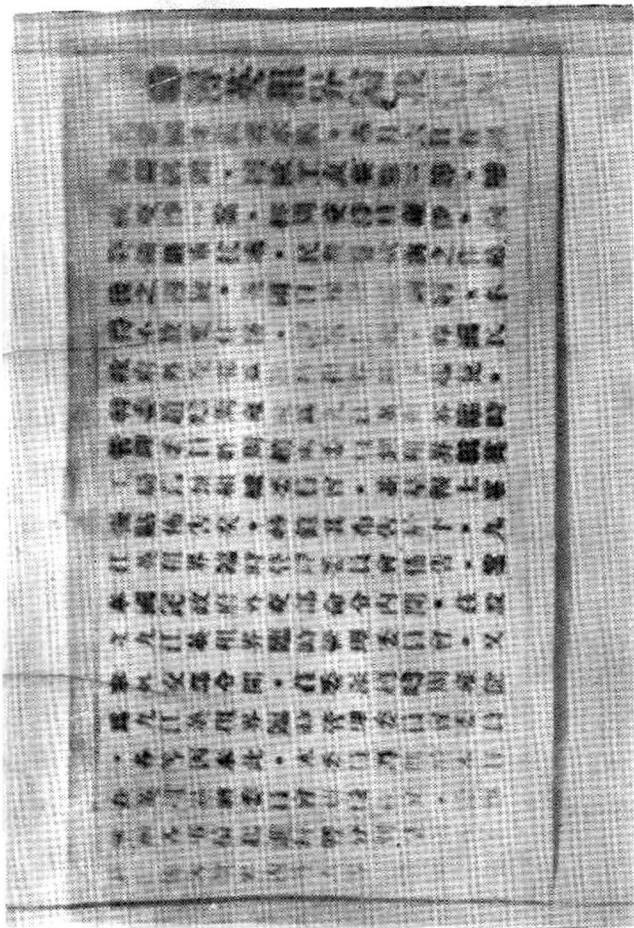


九江的英租界。在19世纪末，英国侵略者巴夏有谓江西“四省不割，吾国不强”。此作期许这个岛屿为“热辣”乐园。

### 九江的英国租界

九江  
英国领事馆





(封二、封三照片均由潘治富提供)

《民国日报》刊载的收回英租界的报道：《得英租界归我管理》

##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西新闻界战斗二三事	邹今乾	(1)
我所知道的《前线日报》	叶家怡	(22)
抗战初期江西大众文化社创办经过	漆裕元	(27)
回忆国民政府考试院的高等考试	徐奠磐	(30)
国立中正大学始末简记	彭友德	(33)
建国前邮政的琐忆	毛祖培	(44)
三十年代前后南昌的影剧院	梁镇国	(59)
追忆大学时代的邵式平	徐树墙	(62)
吴建业在马家洲集中营的部分情况	漆裕元	(64)
将军百战身名烈——回忆陈安宝将军	周小莲	(66)
岷山之战——记第七十四军赣北抗日战役之一	吴 勇	(70)
参加南昌会战回忆	刘维鸾	(75)
上高会战始末	蓝介愚	(80)
在赣西南堵击日军的片断	许俊陶	(89)
我所知道的江西全省情报总站	肖文邦	(93)
浔饶师管区官兵同乐会	柳国权	(97)
赵云祥起义部队点滴	朱 勇	(101)
北伐军进攻南昌见闻	蔡莫华	(107)
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斗争纪事	潘治富	(111)
江西北洋军政人物辑略	汪叔子 赵树贵 许 欣	(128)
一个士兵回忆参加南昌起义	张应祥	(142)

我是怎样利用合法身份支持游击队活动的…………郭德侠(145)

我与蒋介石的一次见面……………张练庵(148)

蒋经国励园一席话……………徐浩然(150)

我所知道的戡乱建国总队……………周征环(152)

我记忆中的王升……………丁文源(159)

记述刘峙的几件小事……………张丕声(162)

参加第五次“围剿”见闻……………吴一箴(166)

国民党军进入瑞金……………胡汉文(175)

(补白)

曹浩森的一首俚诗……………黄世南 (69)

# 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西新闻界战斗二三事

邹 今 托

## 一、宁都《力行日报》与新干读书会

1942年6月，我从上饶集中营逃出来，流落在江西一年多。我父母闻讯，要我哥哥设法援救我。哥哥邹今撰在重庆国民政府社会部当督导员，争取到江西出差督导工商团体。兄弟会见于江西战时省会泰和，商议行止。~~第一个方案是哥哥掩护我回湖南，我寻找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的地下党老同志重新参加地下斗争。第二个方案是哥哥掩护我去重庆，我去《新闻报》社要求介绍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方案初定，得到~~密信通知~~，湖南新化县的国民党特务到家，逮捕我的妹妹邹今撰入狱，软禁我的妹妹邹今择于水晶阁，逼我父亲写信召我回家。父亲是连夜赶到距新化170里的邵阳写密信投邮的。这样一来，两个方案都不能实行，不得不改行第三个方案，哥哥介绍我在江西工作，我化名隐蔽，等候时机与地下党联系，另展鸿图。哥哥因公到宁都专区，恰巧专员公署正在筹办《力行日报》，缺乏副刊编辑，哥哥就给我一张湖南大学中文系毕业证书作护身符，介绍我担任这个工作。这是我个人的历史转折点，开始长达四十多年的新闻生涯。

我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缺乏副刊稿件，二是不懂编辑技术。我马上往进宁都专员公署，参加筹备工作，赶写一批副刊稿子，同时向宁都专区所属八县的文教机关与中学去信征稿。听说宁都有个新干读书会，由年青的公教人员组成，我马上报名入会，协助开展会务，辅导会员写作，培育副刊作者。我在来稿中发现作者有正义

感，不满现状，要求进步，就鼓励他加入新干读书会，纳入培育副刊作者队伍中。宁都专区包括瑞金、广昌、会昌、寻乌、宁都、于都、兴国、石城，都是红军时代的革命老根据地。我把新干读书会当作新民学会，把《力行日报》副刊当作《向导》，通过它来鼓动爱国志士和革命群众。会员热诚欢迎我，选我当总干事，主持会务。我团结一些骨干会员，按地下党组织模式，建立新干读书会的领导核心，领导全体会员宣传革命理想。我们动员《力行日报》总编辑罗健吾入会，选他充当会长，以便更好地利用《力行日报》，为宣传新干读书会的理想服务。新干读书会不光读书，还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如办学术讲座，办画展，办影展，公演话剧等义卖捐献抗日救国活动。我们还把宁都的新干读书会升级为总会，在专区各县成立分会。总会开成立大会时，连出三天特刊，轰动了全专区，出现报名入会高潮。随着新干读书会的发展和副刊作者联谊会的活动，副刊作者基本队伍逐渐形成，出现一些优秀作者如邹大琳、孔令兰、文彦莽、彭奔流等等。

我在高师读书时，听语文教员诗人艾青讲过一堂怎样编报的课，光听没实践，印象不深。国家规定师范毕业以教育工作为职业，我希望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没有预料到会从事新闻工作，因而没有重视听那堂怎样编报的课。一旦初出茅庐当副刊编辑，光知道写稿，不知道编稿，稿子发到印刷厂，排字工人不好着手排字拼版。李领班拿着稿子来问我：“邹编辑，你过去编过报吗？”我老实说：“我在学校编过校刊，没有编过报。”李领班说：“校刊杂志，每行字数固定，题目分散在各页，字体可以随便，因此你光发稿，印刷工人也会排检拼版。报纸不然，每版都有许多文章，许多题目，文章每行字数不固定，题目字体也要考究，你必须在每篇稿子上批示题目排几栏长，用什么字号、字体，文章排几栏长，还要画一张版面式样，各篇文章如何安排，如何转接，做到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排字工人才好着手工作。”我听了，既惭愧，又高兴，马上拜李领班为师，向他学习编辑技术。我又深入印刷

厂，看工人们排字拼版印报，体会由于我编辑技术失误给印刷工作造成的困难，共商解决办法，互相切磋，精益求精。后来，我索性搬到印刷厂去住宿，同印刷工人生活在一起，一则学习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汲取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营养；二则辅导印刷工人学文化，指导他们写作，鼓励他们向副刊投稿，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对新干读书会很感兴趣，但有自卑感，认为新干读书会是公教人员的组织，高不可攀。我就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提高主人翁责任感，鼓励他们报名入会。同时，我做总会干事们的工作，欢迎印刷工人入会，并成立印刷工人分会。印刷工人欢欣鼓舞，选举李领班当分会会长，排字工人老章和小常当分会干事。他们决定开办工人夜校，请总会派人教课，做政治时事报告，唱抗战革命歌曲，积极参加总会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工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新干读书会在宁都专区打开了局面，但因缺乏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缺点，容易犯左倾幼稚病，难免失误。我曾经决定举行学术辩论会，把会员分为甲乙两方，甲方为民生主义辩护，乙方为共产主义辩护，以学术辩论为掩护宣讲共产主义，打破国民党不准宣传共产主义的禁令。我担任乙方主要发言人，我估计国民党不好加罪这样公开举行的学术辩论会。我的估计有一半对，学术辩论会如期公开举行了，没有发生什么风浪。我的估计有一半错，国民党从新干读书会嗅到了共产主义气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宁都戏院邀请一位名角登台，发了招待票给报社编辑部，没有发招待票给印刷厂，印刷工人去看戏碰壁。编辑部发了一条名角登台的新闻稿，印刷工人拒绝排检，没有见报。小小的纠纷，不难调停解决。社长严一民是中统派驻宁都专区的特务头子，借口大做文章，说印刷工人对抗总编辑，幕后有共产党煽动怠工，马上调动军警特务，逮捕李领班和老章，说要追查幕后的共产党，并把小常提拔接替领班职务。我们看穿了他这次突然袭击，包含许多阴谋。说

印刷工人对抗总编辑，是把总编辑做为印刷工人的炮弹，挑拨离间总编辑与印刷工人的关系。总编辑罗健吾是新干读书会总会长，李领班是印刷工人分会会长，老章是印刷工人分会干事，以对抗罗健吾的罪名逮捕李领班和老章，是挑拨离间新干读书会总会与印刷工人分会的关系。说幕后有共产党，是影射我的。诬我煽动怠工对抗总编辑，是挑拨离间我与罗健吾的关系。诬我煽动怠工致使印刷工人被捕，是挑拨我与李领班以及老章的关系。派小常接替领班职务，是挑拨离间小常与李领班以及老章的关系。总而言之，他的阴谋一箭多雕，恶毒得很。我们在内部揭穿他的阴谋，大家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李领班与老章在狱中表现良好，不因威胁出卖我。小常团结其余印刷工人，不因利诱出卖李领班与老章。我们发动一些被邀担任新干读书会名誉职务（名誉会长、顾问、指导员等）的各界人士，配合罗健吾与小常等印刷工人出面营救，迫使严一民的阴谋失败，于1943年底释放李领班与老章。李领班与老章出狱之后，虽然还被开除出厂，驱逐出境，但从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来说，斗争是胜利了的。

罗健吾原是严一民专程从泰和邀来担任总编辑的，开始意气是相投的。自从加入新干读书会当会长之后，受到进步力量感染，与严一民貌合神离。经过李领班与老章被捕事件，终于与严一民决裂。他秘密地告诉我一个情况：“我初来时，严一民交代我控制你的言论，注意你的行动，这次企图从印刷工人打开缺口，矛头也是对你来的，这次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会另生枝节迫害你的，不可久留宁都，走为上计。”这个情况，我早已有所觉察。我要化名隐蔽，又要利用国民党办的报纸做抗日的革命的宣传，两者虽有矛盾，但革命比隐蔽更重要，革命总是冒险的不安全的。对于严一民这个特务头子，对于他手下的特务网，我都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明了我的来龙去脉。我耽心的是特务互通情报，在这个地方呆久了，又引起他们注意了，万一他们查出我是上饶集中营逃出来的，把我押回上饶集中营，而上饶集中营的特务已知道我的家，进而查

出我的底细来，发现地下党秘密，那就可怕了。想念及此，我不得不满怀怅惘的心情，辞去《力行日报》副刊编辑工作，告别新干读书会和红军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随罗健吾去泰和《捷报》。

## 二、泰和《捷报》与平价米事件

1944年2月，罗健吾劝我同他一道离开宁都《力行日报》去泰和《捷报》时，向我介绍《捷报》的政治背景。他说，泰和主要报纸有三家：一家江西《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办的，政治背景是CC系；一家《捷报》，是国民党一些黄埔军人办的，政治背景是复兴社；另一家《大众日报》，是教育机关办的。到CC系办的报社工作最难，因为CC系文化特务多，写文章稍微批评国民党政府，动辄被戴上红帽子，撤职，失踪。到复兴社办的报社工作较易，因为复兴系文化特务少，写文章不要不批评军人，批评国民党政府他们不管。曾经有个记者描写军人为“灰色动物”，那就遭到复兴社残酷迫害。我们到《捷报》之后，注意莫批评军人，至于暴露社会现实的黑暗面，揭发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祸国殃民，可无顾忌。

我到《力行日报》之初，做事比较谨慎，把副刊命名《大道》，取材于古代典籍《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行字联系着报纸名，天下为公是从尧舜到孙中山一致倡导的美德，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刺激。但在我的心目中，天下为公是共产主义的代号，大道之行也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把副刊命名《大道》，标志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在《大道》副刊上每天发表一篇杂文，命名《不是牢骚集》，有些人说好：“牢骚人人有，就是无处发，怕被戴红帽子，如今标明不是牢骚，可以大胆发发牢骚了”。作者詹长虹却说不好：“这好比‘此地无银三百两’，分明承认是牢骚，给反对你的人以口实，说你煽动大家发牢骚，并且引起反对你的人注意，从这些牢骚中找岔子，钻空子，吹毛求疵迫害你。我

们团长受你哥哥的委托，关心你的安全，希望你改个集名。”詹长虹是宪兵团的秘书，多才善写，思想比较开明，常投稿，常来与我闲谈，也许宪兵团给了他什么秘密的任务，像严一民要罗健吾控制我的言论，注意我的行动一样，但他也像罗健吾一样转变为真正关心我的安全了。我哥哥怕我写文章闯祸，确实委托过宪兵团长关心我的安全，宪兵团长是镇压革命志士的反动头子，哪会关心我的安全，我哥哥实际上是要他对我手下留情，不要迫害我。他让詹长虹捎话希望我改个集名，我必须妥善应付一下，于是我决定改为《朝闻集》。詹长虹拍案叫好：“朝闻道，夕死可也，这是古人的话，又与副刊名联系起来，再好不过。”他不知道我心目中所想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了坚决走共产主义道路，随时准备牺牲。我当时对这些命名采取外圆内方的手法，既牢记我是个共产党员，又牢记我是在新闻界化名隐蔽，使这对矛盾因素得到较好的统一。

听了罗健吾关于《捷报》背景的介绍，我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和确切理解，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加之我失去了通过新干读书会在红军时代的老革命根据地大展鸿图的理想，产生要在泰和《捷报》扳回来的急躁情绪。这两种情绪，助长了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做事就不那么谨慎了，表现在副刊与杂文集的命名上，我放弃了外圆内方的手法，采取了火药气味浓厚的手法，把副刊命名《突击》，把杂文集命名《号角》。本来，作为共产党员，在对敌斗争中吹号突击，也是应该的，但不符合我在新闻界化名隐蔽的要求，容易暴露自己的阵地，招致敌人炮火的攻击。当然，要求得战斗的胜利，全不暴露自己的阵地是做不到的，重要的是不要过早暴露，要用伪装隐蔽自己迷惑敌人。我在《力行日报》工作了半年，还是主动辞职走的。我在《捷报》只工作约一个月，是勒令辞职走的，原因就是过早暴露了自己的阵地。

我在《突击》副刊上发表过一些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杂文，主题鲜明，火药气味浓厚，遭到国民党攻击，派特务来找总编辑调

查我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罗健吾认识那些特务，善言掩护我：“邹编辑才从湖南大学毕业，一清二白的学生，没什么复杂历史。他哥哥介绍他到《力行日报》工作，他哥哥邹今揆是社会部的督导员，社会部长是谷正纲，要说他有什么政治背景，这就算是他的政治背景。”特务们问：“他写文章总是攻击我们党国政府，他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左？有没有异党嫌疑？”罗健吾笑道：“他发的稿子都经过我审阅批准的，我有没有异党嫌疑？”特务们也笑起来。罗健吾又说：“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人民的喉舌，见了社会上的黑暗面，不揭露不批评就是失职。他是才从学校出来的学生，血气方刚，不懂什么世故，见了黑暗面义愤，想什么就写什么，算什么异党嫌疑？真正的异党是隐蔽的，不写文章暴露目标的。鲁迅经常写文章攻击党国政府，暴露目标，鲁迅是共产党吗？不是嘛。”罗健吾哄走特务之后，交代我伺机装装糊涂，迷惑特务，学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哲学。

中正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来找我，要求借副刊园地出版纪念鲁迅的特刊。过去我对这家大学以蒋中正名字命名很反感，并怀疑学校师生思想反动，忽然听说他们要求出纪念鲁迅的特刊，喜出望外，马上与总编辑商量，接受他们的要求。特刊一出版，震动了省会各界，国民党复兴社办的报纸，出特刊纪念被国民党文化围剿过的鲁迅，奇迹奇闻。国民党CC系震怒了，攻击复兴社替共产党办报。复兴社着了慌，要报社查究。罗健吾是个国民党员，曾任江西省政府辑私处长喻耀离的私人秘书，喻耀离是复兴社头目之一，兼任《捷报》副社长，是他邀请罗健吾来《捷报》当总编辑的，他们对罗健吾是了解信任的，所以查究的对象不是他，而是我。在这个关头，罗健吾表现出义气与胆识，他铁肩承担责任：“这是我总编辑同意借副刊版面给中正大学出特刊的，与他副刊编辑无关。中正大学是国民党办的大学，不是共产党办的大学，人家敢写文章出特刊纪念鲁迅，我们为何不能借副刊园地给他们出特刊纪念鲁迅？鲁迅是全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美、苏、英、法等国都尊重他，他又不是

共产党员，纪念一下有何不可？过去围剿他，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过去围剿红军，现在却要承认八路军，时代不同了嘛。《捷报》出纪念鲁迅的特刊，得到读者欢迎，可以扩展销路，那一天的报纸，光中正大学学生就认购几百份，这样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一场舌战，把朝我扑来的狂风急雨挡回去了。

当时物价昂贵，民不聊生，公教人员待遇菲薄，怨声载道。国民党对普通老百姓的死活是不管的，对公教人员的死活不得不管一下，供应平价米，比市场米价低几成，略胜于无。记得1943年6月我到泰和会见哥哥时，我上不起馆子，天天走很远的路到通往省政府的马路边一家大众食堂去进餐。大众食堂是省政府社会处开办的，用平价米作稀饭干饭，比其他馆子便宜，过路的公教人员，附近的工人、农民，都到这里来进餐。但是只此一家，上班不顺路的公教人员，没住在附近的工人农民，沾不到光。所以供应公教人员平价米，联系到千家万户改善生活，可算是一点点民生主义吧。不知什么原因，省政府忽然宣布取消平价米，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公教人员疾呼请命。罗健吾为此写了一篇评论，希望省政府收回成命，恢复供应平价米。省主席曹浩森在一次总理纪念周大会上为取消平价米辩护，拒绝收回成命。我看曹浩森辩护的理由，是站在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立场说的所谓理由，不是为公教人员设想的理由，我便在《号角》集中发表一篇杂文，针对曹浩森辩护的所谓理由一一予以驳斥，火药气味也相当重。曹浩森见了，恼羞成怒，大发雷霆，召见《捷报》社长幸华铁，谴责《捷报》为什么与他作对：“编辑人员有什么背景？你这社长怎么当的？”幸华铁受了气，转嫁到副社长黄焕文身上，如法泡制谴责他：“本报为什么与曹主席作对？编辑人员有什么背景？你这副社长怎么当的？”黄焕文是主持社务的副社长，得罪了省主席那还了得，莫说乌纱帽保不住，甚至脑壳掉了还不知原因。他连忙召见我：“你搞得太没名堂了，以前刊登纪念鲁迅特刊，现在又与曹主席作对。若不因你是喻副社长聘来的，那要追查你的背景。现在从宽处理，让你自动辞职，离开

本报。”罗健吾闻讯，与黄焕文说理斗争，并以自己的去留力争。黄焕文顺水推舟，同意罗健吾辞职，马上在报上刊登《本报启事》，说“罗健吾已辞去本报总编辑职务，今后一切言论与本报无关”，以讨好曹浩森。罗健吾把被迫辞职内幕告诉江西《民国日报》负责人，希望他们主持正义据实报道。那负责人婉言：“为了两报同行关系，为了不得罪省政府，不能发新闻稿。为了主持正义，让社会上明白真相，可以刊登你们的启事。”刊登启事要钱，当时我们借债维持生活，钱很困难，但斗争比生活更重要，罗健吾设法筹钱登了一则启事，让社会各界人士皆知我们辞职的真象，揭露国民党迫害新闻工作人员的一桩罪行。我们只刊登一天启事，无钱继续刊登。黄焕文刊登《本报启事》不要钱，接连刊登不休。罗健吾找喻耀离汇报这些情况，申述我们的理由，喻耀离才制止黄焕文继续刊登《本报启事》。

事后我才知道，曹浩森也是黄[人]，是复兴社在江西的大头目，他怪我大水冲倒龙王庙，《突击》的矛头搞到自家人头上了。黄焕文是复兴社中的文化特务，在重庆办过《扫荡报》，恼恨我写的杂文，恼恨我出纪念鲁迅的特刊，早就要向我开刀，平价米事件只是导火线而已。

我们被赶出《捷报》之后，在泰和失业三个月。罗健吾的爱人杨斐吾娘家在泰和乡村，幸好她有亲戚家住泰和城内，我们得以寄寓，没有流落街头屋檐下。我的工资微薄，在职勉强维持生活，失业就饥寒交迫，全赖罗健吾向亲友借债维持。我在江西找不到工作，想流浪到湖南、四川、陕北去，回我理想的家，像逃出上饶集中营一样流浪。当然，我对罗健吾只能说我要去重庆找哥哥。罗健吾由于是他劝我到泰和《捷报》来的，落个失业的结局而内疚，坚决阻止我流浪吃苦。失业三个月后，《赣南民国日报》邀他去当总编辑，他征得社长聂仲元同意，邀我一同去当副刊编辑。1944年6月，我们到了赣州。

### 三、赣南《民国日报》开天窗与改组的前因后果

我们去赣州之前，赣南《民国日报》由社长聂仲元兼总编辑，副刊编辑二人，一是聂仲元的妹妹聂季芬，一是三十年代参加过左联的左翼作家曹聚仁。我们到赣州之后，聂仲元把总编辑职务让给罗健吾，聂季芬把副刊编辑职务让给我，兄妹二人的侠义行为，是对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和《捷报》社长幸华铁、副社长黄焕文的鞭撻，是对我们的支持。

赣州专区管辖赣县、上犹、南康、崇义、大余、信丰、龙南、全南、定南、安远等县，原也是红军时代的革命老根据地或者游击区，有许多景物令人触景生情，流连忘返。赣州专区的专员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凭这种特殊关系，使他官小权大，凌驾于江西省政府主席之上，绰号“赣南王”。他搞赣南新政实验区，不仅在江西省与众不同，在全国也与众不同，实际上是个独立王国。我哥哥到赣州专区督导工商团体时，参观过他搞的新政实验区一些设施，据说有苏联社会主义的东西，有英国工合主义的东西，有美国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大杂烩，而且只是一些装饰门面的点缀品，并未使赣州专区全体老百姓受到实惠。我没有参观过，具体情况不了解，只对所谓新赣南有个概念认识。他的口号是五有，即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居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作。至于政权还是操在官僚地主资产阶级手里，并非人人有份。赣南专区像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方一样，容许四大家族势力膨胀，容许特务横行，容许法西斯苛政猛于虎。哥哥说赣南新政实验区一些设施只是装饰门面的点缀品，意思是说蒋经国没有把那些新政设施在整个赣南推广实行。其实何止如此，我看整个新赣南也只是装饰门面的点缀品，蒋介石决不允许把新赣南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推广实行。不过我由此想到另一方面：蒋介石为什么不允许把新赣南在整个国民